

說話文學

- 野談講讀 -

1. 自古難化者婦人。男子剛腸者，幾人能不畏婦人？古者有將軍，領十萬兵，陣于廣漠之垆，分東西，樹大旗，一旗青，一旗紅。遂三令五申於軍中曰：“畏妻者，立紅旗下，不畏妻者，立青旗下。”十萬之軍，皆就紅旗下而立，有一丈夫，獨立青旗下，將軍傳令問之，答曰：“吾妻常戒我曰：‘男子三人會處，必論女色，三男會處，汝則一切勿入。’云。況今十萬男子所會處乎？是以不敢違命，獨立青旗下。”（於于野談）

2. 喬風雲，字太空，鉅富長者也。生美女憐之篤，求畫師，圖一美男子，揭之門上而榜之曰：“爲女擇壻，以壻必若此方許，否者非吾甥也。”過其門者日千百，無有應者。一日，有長髯老人過而拜之，既而却立熟視之，抵掌大笑曰：“吾老而妄矣！見此畫，以爲吾郎君而拜之。”言訖，揮袂而去。長者之婢，顛倒入告曰：“揭茲畫，終年無應者，今有一老夫，錯認厥家郎君而拜，大笑而去。”長者使追之，及其人而問之，果然，乃與議親涓吉而邀之。所謂郎君，

偏盲偏蹙一臂不仁面麻而黑，父母賂良媒求婚，納幣而還之者三，問名而詬其媒者五。然猶問之巫瞽，咸曰：“必得美婦。”時年三十有八，惇惇寡居，常自弔。因老奴定婚於長者。至吉日，將往成禮，故爲遲暮，假粉面躡木脚袖梱手，拜訖，雙燭引入于室。其處子，絕代之美妹也。卽密藏粉面木脚梱手，出燭而臥。夜將半，老僕以藁索纏身，以赤土塗之遍身，插松明燃之，夜登長者之屋上，呼之曰：“長者出！我東池之火龍也。聞汝有美女，欲以爲配，汝以某氏子妻之。旣失其身，不可強取。將罪汝某氏子。”呼郎出，郎拜于庭，遂厲聲曰：“盲爾目！”郎頓地大聲而痛其目。曰：“折爾臂！”郎頓地大聲而痛其臂。曰：“蹙汝一足！”郎大聲而痛其足。曰：“麻汝面而漆之！”郎大聲而痛其面，皆若將幾死復甦之爲也。老僕下屋而走，投大木于東池，洞洞然有聲。明朝，長者呼新郎出見之，偏盲偏蹙一臂不仁面麻而黑。長者垂泣而歎曰：“嗚呼惜哉！東池火龍氏病我美浪也。”（於于野談）

3. 尙州有金姓者，年過二十，早孤貧窶，作雇於人，積年畜雇價。二十六歲，始娶婦，爲營產之計。聘婦後一宿，其妻語其夫曰：“自今日，必塞上間房門也。”蓋三間屋子，而其上房，則有上下間相

通門也。生曰：“何謂也？”曰：“吾夫婦兩窮，相合同寢，則自然生產。若今年生子，明年生女，子孫之樂，好則好矣。這間，食口之添，疾病之苦，其所損財，當何如哉？君處上房而捆屨，吾處下房而織紵，以十年爲限，日喫一器粥，以成家，如何？”生善其言，遂塞其門，夫婦各處。而且於昏後，夫與妻必鑿土坑於後園，每夕以六七坑爲定。又當窮臘製囊許多，播及於大村雇奴，以狗糞一石定價。春初解冰時，盡填狗糞於所鑿土坑，以種春牟。當年大稔，殆近百餘負。仍繼種南草，又得數十兩錢。如是勤業，至六七年，錢穀充滿，而食粥則如一。至九年之終臘月之晦，其夫請其妻曰：“今爲十年矣，願得喫飯。”其妻責曰：“吾輩既以十年喫粥爲限，則不忍宿之間，輕先破戒，可乎？”生憮然而退。十年以後，果成大富，甲於道。生久爲生鰥，欲爲同寢，則其妻曰：“吾輩既已成家，則薄陋之室，不可同寢。少俟之。”遂營大家舍而入處。生之內外，初已過時而逢，又經十年，生產已斷望矣。生以是爲憂嘆。其妻曰：“吾之產業如此，則必有主者。君須周覽遠近宗人家，擇其稍可者，以爲己子，則得不愈於自己所生之不合意者乎？及其托情撫育，則與己出無間矣。”終得同姓子，爲螟嗣，乃是商山金也。其後裔昌大，簪纓世出云。（青邱野談）

4. 臨陂金某，即本邑貢生也。早退吏役，以行貨之商，周遊近邑場市。年頗妙，又多風流，到處犯色，犯則必娠，生則必男。以是之故，雖一時所犯之女，必呈官立旨而行，計其前後所生之子，合爲八十三人。至二十餘年後，或有成長者，或有未成長者，而其成長者，亦未嘗有賴於厥父，太半自其母所成就，或渠自準備而聚婦矣。及當甲乙之歉，金也依舊破落，年且衰耗。一日，盡招集其所生子，則或來或不來，所會者七十餘人矣。盡數會合後，率往于金堤萬頃兩邑之間大坪，作舍爲長行廊樣百餘間，而每間隔間，盡區處七十餘子。各以長技，耕且爲業。有織席者，有捆屨者，以至陶冶工匠無不畢具。厥父夫妻，安坐而食。其坪乃御營廳屯田，年久陳廢者也。及其開春，金也率其衆子，勤力開墾，先種蕎麥，當夏收六七百石。翌年，或麥或豆太，獲近千石，又其翌年，乃作畚種稻，當秋所收，尤倍於前年。如是三年，家產漸饒。金也親詣御營廳，以陳田開墾之事，告于大將，以歇數作賭，永爲舍音立旨成來，至今耕食。後十有餘年，生子生孫，人口漸盛，其金村爲數百戶大村，來頭之繁，又不知其幾許云云。（海東野書）

5. 南門內濁酒商，開市初，湯酒羹，罷漏卽時，開門懸燈。則一喪人獨入，曰：“盛羹，出一盃。”卽出則盡飲，後又曰：“加盛羹，又出一盃。”又卽出，則盡飲，後乃曰：“吾無錢，明當償之矣。”商曰：“何關之有。”厥喪出去後，飲酒者雲集，終日無飯暇而賣酒矣。翌曉又開門懸燈，則厥喪又入，如昨日樣。商曰：“何關之有。”厥喪出去後，飲酒者如昨日，酒商意知其魍魎，一自以後，別加善待矣。厥喪一夜，持二百兩錢來給曰：“此是酒外上也。”種種如是，而酒賣一樣無減，一年之內，錢至累萬金。酒商問于厥喪曰：“吾欲置此業，他居爲計，何如？”曰：“好哉！”欲賣家，則惠廳使令一漢，聞賣家之說，大慾其家之善酒賣。使令厚給家屋價，其器皿釜鼎之屬，亦以厚價買之。釀酒數十瓮後，湯酒羹，而罷漏卽時，開門懸燈，則一喪人獨入，曰：“盛出一盃。”卽出則盡飲，後又曰：“加盛羹，又出一盃酒。”又卽出，則盡飲，後乃曰：“吾無錢，明當償之矣。”商曰：“開市初，是何說也？速出錢！”喪曰：“無錢，奈何？”商大怒曰：“他之開市初，寧飲外上乎！若無錢，則喪服典之也。”厥喪辱之曰：“喪服以四分酒價，典之乎！”酒商益怒其辱說，卽徒跣下庭，欲打其喪人之頰，則厥喪連辱逃走矣。酒商欲捉打，追之則未捉，漸漸遠去。回一隅而捉得，爲先脫方笠，以手左右打

頰，而辱之曰：“他之開市初，不出錢飲酒，兼又辱之，何故也！如此之漢，不可尋常置之。”乃脫喪服與方笠，挾腋而去。蓋其喪人，即仕宦兩班也。參大宅忌，而罷祀後，單身歸家，遭不意罔測之變，非但痛頰，忿氣撐天，還入大宅，則一門大驚，問其故。答曰：“不知不覺，何許漢突出，若此若此矣。”皆曰：“必也酒商之所爲。”多發奴隸，推方笠喪服，捉酒商而來，爲先私治忿心，日明後，移送秋曹。依法典，照律定配，這間浮費不少，酒則無一盃買飲者，因爲蕩敗家產。（醒睡稗說）

6. 洛中有富人鄭姓者，倜儻有文筆，而不修細行。五十後，喪其耦，喟然歎曰：“吾有三女，又有無父母之兄子，而年踰知命，不可飄白髮作新郎，被人嗤笑，亦不可率置賤畜，以亂家庭。待侄成立，而付于家事，亦不可乎？”

7. 三女揣知父意，相與謀曰：“如無仁也，則此家之許多財物，自歸吾等，而公然付他，吾等則便作局外之人矣，豈不憤惋乎？”仁者即從男之名也。自時厥後，三女浸潤交譖，膚受進慝，鄭之待仁，頓異於前。仁自度於心曰：“吾不幸，早喪父母，托身叔父，可謂

無父而有父。叔父之待我，都增諸姊之猜忌也，諸姊之譖間，亦恐財貨之歸我也。我若澶忍不去，則必有不可測之患，生於不可測之地，財產雖貴，何如身命乎？吾謹避之，以觀動靜。”乃不告其叔，而脫身逃走。鄭惑於三女之簧舌，不問其由，自念‘仁已逃去，吾之產業，無人可托。不如均付三女，托身優遊以終之爲愈也。’乃嫁三女，舍屋田土，盡分于女。先托于長女，留之數月，女從容語曰：“父親之居此，非不好矣。上有舅姑，下有娣姒，我亦不得自由，實多難便。姑歸妹家，未審何如？”父已知女意，憮然應曰：“汝言既如此，吾何不去？”轉托兩女，留之未幾，兩女之言，如印一板。鄭往來東西，衣冠藍縷，糊口亦艱。忿憤于中曰：“吾以踈濶世事，故遭此逼迫，飄泊無依。生亦何爲？不如一死之爲快。”暗持砒霜，步出彰義門。適有樵夫，拜而問候，見之則乃仁也。鄭驚曰：“汝何在此，而喫盡此苦？”泣而對曰：“侄雖無狀，豈不知叔父子視之恩？而前日之事，恐遭姊氏之毒手也。”因陳諸姊構陷之事，且曰：“近娶某宰相宅青衣，托於廊下，販柴爲生。而妻之人品，極其良順，故身雖苦勞，心則安閒矣。”鄭聞言下淚曰：“自汝出矣，吾之困苦，十倍於汝矣。”乃道決死之由，其侄涕泣堅挽，偕到其廊，使妻拜見，處叔渠所。侄販樵蘇，婦執炊爨，已經數

歲，少無怠意。鄭處彼既久，自然結交于主人宰相，得執家事。未久，宰相出伯關西，委鄭事務。鄭竭力奉承，幕府所況，則一一鳩聚，而送于其侄。其侄一無所用，籍記藏置，以待鄭之還。此時，三女始聞其父之在箕營，付以書信，各求土產，鄭笑而不答。及其還京，三女盛備珍饌，出郊迎父。其侄亦爲迎叔，沽得濁醪，肴以雞卵，着平涼子小長衣而出，逢諸姊。諸姊責曰：“汝以何事，無端逃去，而作此貌樣，何顏目來見乎？須避幽處，勿爲貽羞。”少焉，鄭行乃到，三女迎見其父於十年之後，話其睽離之情，慰其行役之勞，勸以酒饌。父托以滯氣，不爲下筯。話間，其侄來謁，鄭問汝所持者何物？乃索而酌飲。女曰：“何不飲美酒乎？”鄭曰：“適飲醪酒。”仍語從者，各給籠卜一駄于三女曰：“我爲汝輩，求得土產，滿盛此中。汝須誇於親戚而用之。”女受而歸見，則所盛者，盡糠粃，而上有一冊，書鞠之育之之勞，末曰：‘汝輩真犬豕，須食此物。’云。其後，三女雖深謝前愆，鄭尤怒其炎涼，終不相見。竟與其侄其婦，更立家產，以終其身。（破睡錄）

8. 古一常漢，用債錢於洞內生員矣。生員甚愚劣，而酷愛錢財，送奴督之，或捉來摔曳，不堪其苦。常漢貧甚，猝無備償之道，乃生一計，而謂其妻曰：“某宅生員主，又必送奴，則可免備償，反有妙理，必從吾言爲之。”妻許而然之。翌朝，常漢以單衾，裹其頭，伸其足，仰臥于房中，妻披髮而坐窗外，抱兒啼哭。俄而，生員家奴入來，見女人，驚問何故？女人曰：“吾夫昨夜暮歸，腸飢無食，而食冷飯一塊，夜半痛胸猝死。自今以後，率此幼稚，生計無路，天地晦暝矣。”班奴大驚，開窓視之，則屍體果覆單衾以置矣。只得弔慰女人，還告生員曰：“某漢昨夜食冷飯猝死，其妻子披髮號哭，還甚可矜惻。”傷歎而止。五六日後，常漢忽來謁，生員且驚且怪，急問曰：“聞汝云亡，何以得生而來？”常漢曰：“小人果夜半猝死，三日後更生。故今始來謁耳。”生員曰：“只聞有更生之事，而未見其更生之人，今果見之矣。大是奇事，汝果觀酆都否？”常漢曰：“一一記知，無異此世上矣。”生員曰：“汝須詳言之，吾欲試一聽之。”常漢曰：“小人始死之時，有鬼卒面貌凶惡者，捉出小人，驅背而去，如此生之法司。差使到鬼府，則市街山川人物閭閻，一如此世界。差使押小人，之法庭，則宮殿甚宏壯，左右鬼卒羅列，殿上法官，着紅衣而坐，似是閻王矣。小人俯伏廷中矣，閻王考見

冊子，而分付曰：‘汝是不當死之人，誤捉而來矣。即爲出去。’云。故小人告以歸，則路無明知之道，願以分付小人押來之卒，使之出去，則閻王許之，同鬼卒出來矣。於大路傍，忽然一人，執小人之手，甚欣慰，故見之，則先生員主矣。”生員急問曰：“汝果見先生員主？則凡百貌樣如何耶？”常漢曰：“先生員主，面有菜色，衣裳襤褸，無以掩體，着平涼子，小人始見，不能記憶，細察始能覺得。小人不勝驚歎，問其故，則無家無食，未免作流離之踪，而乃至於此。爲下教，問宅消息，故小人詳告，而彼此間，不禁下淚。小人囊中，適有一錢，故納之以爲酒債矣。下情極爲慘然。”生員面帶愁慙，又問曰：“生員主，汝果逢見，而大夫人抹樓下，亦或逢見否？”常漢躊躇曰：“大夫人抹樓下亦拜謁，而有萬萬惶悚者，故不敢告之矣。”生員曰：“今吾與汝相對，無他一人。出爾之口，入我之耳，何必難言？”常漢累稱惶悚，終不言之。生員一向苦問。常漢曰：“生員主，如是懇問，不得不實告。小人與鬼卒，偶入一色酒家，則家舍極廣濶侈麗，沽酒人盈庭。小人入去，則賣酒人即大夫人抹樓下。而身觀大勝於前，衣服什物之勝，不可形言。小人甚驚喜拜謁，則大夫人抹樓下亦欣款，仍下問宅消息，故詳細告達，則美酒盛饌，多得食而出來。”生員曰：“若此，則先生員何故

如彼困窮，而大夫人抹樓下，與誰同居？”常漢又稱惶悚不敢言，而被生員連問，乃曰：“大夫人抹樓下，與生員主情誼不合，如同行路人，而即今與小人父同居，夫婦之誼甚厚，豈非意外耶？如此故，小人惶悚，不敢即告矣。”生員面如土色，而半晌垂淚無言，乃從容謂曰：“此事，汝慎勿出口，雖汝妻子，勿令知之可也。若漏泄則吾將何以行世乎？”常漢曰：“雖無下教，然小人豈敢出口乎？伏望勿慮焉。”生員曰：“汝之所負錢，特爲蕩減，此後則種種來往，彼此間勿忘，如何？”常漢曰：“敢不如命。”種種往來，而來則輒以酒饌善饋之，有時救急，聞者，笑生員之愚而常漢之譎矣。（攪睡襍史）

9. 李永哲，閩巷人，家甚貧。其妻嘗謂：“男兒宜有資身之策，何可拱手乎？”

10. 答曰：“手裏無物，奈何？”妻曰：“若有物，能有試否？”答曰：“雖有錢，當今無息利之事。”妻曰：“主君如此，無復可望。吾自試。”遂賣家得三百金，謂其夫曰：“現今草材中至賤者，可以知來否？”其時澤瀉最賤，一斤價爲二文，若二斤爲三文，四斤則

五文，以此歸言。妻募得十餘人，善饋結雇，分送諸局，并貿取。局人以至賤，無難傾局。如此數日，所儲蕩然。數日更佯往他局，作欲買狀，以無儲價甚高，一斤之直爲八九文。還復少出，局貪數三文利，爭取之。又過數日，復欲買諸局，既以六七文得買。故以一錢許出之，遂以此直盡取之。各局又極貴，持厚價不得買。五六日間，一斤價爲二十文，復以每斤直十文餘，略復出之，局人爭取之，又五六日，復盡取之。每間以數日或五六日，換面送人，多入少出，價直日高，一月之間，遂至一斤爲五十文。始宣言於諸局曰：“某處鄉局，方用此材，不計價直，欲多取矣。”復以數十兩銅，佯示急求狀。各局無一斤儲置者，見價皆流涎曰：“當此之際，若得此材，可售倍蓰之利，亦復奈何。”云云。貿置者，以三四十文出之，局人喜其絕種之餘，且爲鄉局之渴求，並取之。然後，無更求者，始知見欺，亦無奈何。一月之間，獲利數十倍，還退其家，平生好過。此事可入於貨殖傳。（記聞拾遺）

11. 有宦，年少位高，家且富饒，居在果川路傍。嘗當科時，一日晨朝，命奴三人曰：“往候路傍，若以科行有上京者，勿論某人，初逢者必招來。”又命辦酒饌。俄而，嶺南一士人，款段半卜，行色疲弊。三漢出拜馬前，暫請入見。士人不許曰：“吾無素面，且行色甚忙矣。”三漢遂前擁後遮，鞭馬強驅，若如捉去。其人欲下不能，遂入巷口。門閭高大，儼若卿相家。三漢強使下馬，挾上堂。士人忿怒大罵曰：“行客何爲招來，作此困辱？”主宦答曰：“徐當有可知之事，今日宜留此處。”仍命奴輩曰：“解下卜物，善喂鬣子於舍音家。”一時應聲，即依其言。士人曰：“招入貽辱，已極怪訝，且不言事由，任意強挽，此何事耶？”主宦但微笑曰：“只留只留。”士人推馬不得，索卜不給，只咄咄不已。如此之間，日色已暮，勢難前進。賓主夕飯，繼而出來，饌品器皿，燦爛奢麗。士人不勝忿，推盤不食。主宦解諭曰：“吾非辱尊，當有好事，且客中廢食，恐有生病。須下心進飯。”士人稍稍忿減，始食之。及到昏黑，銀燭前導，主宦語之曰：“尊客當有宿處。”仍引入別堂，金爐篆烟，枕具鴛鴦，侈似新郎房。少頃進酒饌。士人尤以爲怪。主宦只曰：“可啖可啖。”行盃強勸。撤饌後，有鮮妍美娥，凝粧盛飾，侍女數輩，左右扶挾，開戶入來。士人益加驚疑，恟忪莫

知所爲，急欲退遜。主宦挽坐曰：“是可見之人，故如是耳。”即起出戶，以金鎖鎖戶曰：“好度今夜。”士人不知其由，悄然而坐。燭盡夜深，人跡四無，銀鬢玉膚，半面羞澁，態度綽約。士人忿心漸解，色心漸生。頻頻擡眼，羅裙醉顏，燭影眩花，心不能自勝。厥娥始言曰：“若依吾言，始可從令。”士人問曰：“何事？”厥娥曰：“跨越我腹，高吟作牛聲。”士人曰：“如此駭舉，不可不可！”退坐枕邊，色心復生。厥娥曰：“若不如吾言，寧碎玉膚，難夢雲雨。”士人始微作牛鳴曰：“雖云暮夜無知，君知我知，慚愧慚愧。”答曰：“牛鳴猶低，決難聽令。更須延頸高亮。”士人大忿曰：“一猶不可，況可再乎！意外被人困辱於外，駭舉於內，是何厄會！”口中呪語，只待天明，蹴窓欲出。此心暫弛，慾心輒發，更作牛鳴而彌高。曰：“可慚可慚！”厥娥猶曰：“牛聲尙不快高。須作大鳴，達于窓外。”士人乞之曰：“兩次已極自愧。”答曰：“初已鳴之，再三無間。且勝於鷄鳴犬吠。何自焦肝消腸，以傷千金之軀乎？”士人聞其言，愈不勝情慾，亦作牛鳴而越腹。老婢子適爲溲溺出庭畔，驚聞其聲曰：“如此深夜，是何牛聲？”士人聞之，亦自不覺絕倒。男女繾綣，只願六更之復作。俄而，金鷄催唱，曉星將散，彼此惟思此夜再來，重續佳緣。以此酬酢之際，

東方已白。主宦入來，親開鎖，笑謂曰：“良夜果好度否？”厥娥低眉含羞，即起入內。主宦呼士人曰：“是吾新郎。”命侍婢進饌，若新郎之早飯床，水陸珍味，前所未見者。士人忿心頓解，歡情復發。然疑訝尚存，更問事由。主宦只笑曰：“當有好事。”不爲詳告。士人心裏沓沓，亦無奈何。銀盃玉碗，賓主相勸，士人自不知醉倒。及覺，日已近夕矣。自驚且悔，忽忙告歸。主宦不許曰：“夕陽將至，似難到京。更宿今夜。”士人以新情未洽，宦挽鄭重，因爲留宿。翌朝復告歸，主宦又不許。士人曰：“兩夜陽臺之夢雖幸，千里槐黃之行甚重。遐方之人，前期入京，始可追尋同接，辦備科具，庶免曳白之患。而一向留連，可謂好因緣反爲惡因緣耶。”主宦曰：“當有赴舉之道，第留之。”時科期只隔二日矣。士人且疑且愁，心欲逃去，然而馬匹不知在何處，私集冊等場屋所用之費，皆入卜中，無路推出。只於心裏，多般思量。如是咨且之際，日色又暮。同接諸人，則不知士人之被留在此，已入京，而士人不來，皆以病臥中路知之，且憐且念。士人迫不得已又留，終夜不寐。曉起長歎曰：“來時，父母折桂之願鄭重，空作逆旅籠鳥之煩冤，此何故歟？”主宦曰：“勿憂勿憂。”及朝，出給試紙與筆墨，俱是極品。又盛備場屋酒饌給之，曰：“果何如

耶？”士人稍喜而謝曰：“所賜雖盛，已失同接，且無書手，望斷丹梯，淚向清灞矣。”宦曰：“此亦勿憂。此科處所乃春塘臺也。既是殿庭，則吾輩頗有力。一從吾言，則必決科。”使伶俐兩奴作隨從。復作牌於掖隸及寺府，必以善手寫券呈納之際，善爲周旋之意申托。復謂士人曰：“勿往他處，即尋吾京家。如此爲之，今科必得崑參。恩榮歸路，須復更尋，勿負我意。”士人一如其言。及入場屋，左右酒饌。巨擘快筆，寫給掖隸，看護呈券後，宦奴隨從，不告先走。士人盡失同接，獨行踽踽，亦無奈何。及坼榜，果高參。三日遊街，即尋舊路。厥宦亦已先知，盛設盃盤，高張白幕而待之。果尋入，則主宦手把恩花，喜笑相迎，因設唱榜，留過一宵。始謂士人曰：“彼娥本以良家女，貧困無依，爲我素蓄。姿色如彼，且有才藝，然空老春閨，心常憐之。向者夜夢，見黃牛跨據娥腹，因變爲龍，上空而去。我若非病人，足可以生子登科，此生望斷，固無其應。果邀尊客，作此好事。彼既薦枕，則可率去矣。”士人曰：“盛意雖謝，在此路中，何以帶去乎。”主宦曰：“吾已治待，載以屋轎。”居前送別，並給其資粧之具。士人決科得妾，喜還嶺南，鄉里皆賀之。其後士人復來相尋。主宦有悽然色，告之曰：“雖有前日情款，我是宦侍，尊是名官。自此

告絕，惟願地下相逢。”因爲永絕。士人姓名不必言，宦則金昌義，善詩善酒，善書善琴，善畫善棋，以風流男子稱之。早年歸鄉，隱於漁樵，自號曰漁樵子。其送別詩曰：萬物具陰陽，獨憐自不然。二八春閨女，暮泣向花前。以一詩觀之，其善詩可知。可謂義宦。（記聞拾遺）

12. 湖西公州有大村，名銅川。村中有翁姬居焉，家極饒，有子四五人，皆爲官將校。翁亦以貲受堂上帖玉圈紅條，稱長於隣里。有京城士子，田庄在湖右，逐歲往來，路經銅川，常主翁家。翁姬見生至，輒迎接款待，爲酒鷄以進之，情甚親熟。姬年雖老，顏兒白皙，肥膚豐膩，滑稽善談笑，間以諧謔，極有風度。一夕，生偕翁姬敍話於燈下。姬忽睨翁，微笑曰：“老身少也，曾與山僧和奸，僧之態，甚可笑也。”翁仄目而嗔曰：“妄老。”姬又欲發怪駭話，頗有羞澁之色。生揣其有可笑委折，亦笑曰：“姬，是何言？頗駭聽聞。”姬大笑語翁曰：“當說破乎？”翁面外而答曰：“汝欲言則言之。”姬乃帶笑而言曰：

13. 老身本京城良家子，早失父母，育于舅妻。舅妻不加憐愛，以我嫁于內官爲妻。初婚之夜，解衣親膚，撫弄乳臍，舐吮脣舌。老身伊時，年纔十六，意謂男女枕席，祇如是耳。其後情竇漸開，而漸覺厭苦，久而轉甚。時值欲與同枕，則冤憤填胸，或至涕泣。每當春陽和暢，蜂蝶悠揚，鶯鶯流聲，欹枕欠伸，情思蕩深。默想‘重重錦繡玉飯，於我何關？蔀屋之下，與真個丈夫，共圍半幅布衾，共咬一莖菜根，實人生至樂也。我身尙處子也，奔于他

家，寧爲失節？’仍發逃走之念，而重門峻墉，堤閑甚嚴，或被發覺，一命難保，畏而不敢者，亦有年矣。及其終不堪也，則又念‘人生如此，過活百年，何樂？縱使發覺見殺，豈不快於乾死此中乎？’遂定計，潛自裝爲，以衣服之不絮者，與布帛輕寶及銀數百兩，同作一包，約其輕重，可以適戴以走也。乘內官上直之日，曉鍾初動，潛身獨出，墻下有高樹，懸布于樹，縋身越墻。直出南城門，時天尙黑暗，隱身於外南山松林間，待曙色微明，向前進去。平生不踏門前，豈知徑路？只得遵大路而行矣。既渡銅雀津，心中稍定，始發思慮，‘我雖妻子之身，髭髮已在首矣，誰以我爲正妻？不過爲人小妾，飽受主母勃礫，此決不可堪也。將誰適從？’忽然覺悟，當擇僧以從之。既而又念，‘苟爲揀擇去取，將有棄故從新之弊。我良家女子，決不可爲此也。當以途上初邁者爲定。’如是商量之際，不覺已踰狐峴。忽見一僧在前，問：“禪師何往？”僧回顧答言：“青州去。”觀其容貌，頗端潔，年紀若與我相適者。意自喜，‘此真天定配偶也。’因尾之以行，同到果川店舍，偈坐其傍，僧厭之，將身退避，我輒隨以相近。既飯，又同出店門，問：“師在何處？”答：“在青州某寺。”“有父母乎？”曰：“只有母。”僧怪我纏擾，促步前走，我亦盡力追踵，僧力盡

徐行，我亦徐從。自是，彼趨亦趨，彼步亦步，休則同休，遇店則同入。行過三日，則意是青州界也。路傍有大林藪極茂，僧憩于樹陰，我亦坐其傍。想‘此僧一入山門，便不可尋。若不乘此時刦婚，事將不諧。’遽前執其腕，僧大驚，欲奪手以走，被我執之甚固，不得脫，但哀乞：“願女主相捨。”我挽之，使之坐曰：“師且坐。我有說話。師爲僧有何好？與我爲夫婦居生，則我包裹中，約有數百，師得妻，又得財，不亦樂乎？”僧忽聞此言，紅潮漲面，喉吻如噁，只俛首涕泣，有若小孩子，可矜。我引手拭其面，謂之曰：“與我就彼。”摟之入林中，緊抱而臥，使之合。此際僧情動，但戰棹甚，霎時而罷。既整頓衣裳，謂之曰：“吾二人已成夫婦，君已退俗矣。不必復向山寺，可與我直返君家。”僧從之。偕行至家，則僧母懸鶉故絮衣，粗粗短布裳，坐睡於簷下。見僧問：“汝背後爲誰？”我即前拜曰：“尊姑息婦見。”僧母大驚，詈僧曰：“汝從何處覓此賤潑婦來？某禪師若來，責汝十年衣食之費，則我何以應之？數年長利之債，我何以償之？汝果曝殺我也。”踏地槌胸，焦躁不止。且泣曰：“生活全靠寺中，今絕矣。”我想此老嫗可誘以利，即解取碧油衣染色綿布裳一套，奉以進之曰：“姑且休煩惱。我之包中，自有所挾。其僧雖來，我足以當

之。”老嫗受衣，嘿然有間曰：“且坐。日既夕，入廚中，作新嫁娘任職。是夜，與僧達宵穩會，山僧初嘗珍味，歡樂欲狂，真堪絕倒也。

14. 翁在傍直視曰：“無恥。”姬自初發言，說而笑，笑又說，語及劫婚之際，翁隨口發嗔，而姬輒揚手而謔之，翁無奈何亦笑。姬復曰：

15. 翌日，以二端綿布付僧，赴場市，換來笠子網巾，細布裁成俗漢衣裝。裝束既成，真箇娟好少年郎也。使之往本寺，謝絕其師，師僧遽隨來，到門長驅，巨顴鬚鬚，新剃根鬚鬆滿頰，面目極可憎。突入厲聲曰：“嫗以子許我而還奪之，何也？十年衣食之資，幾載長利之債，若不即送於今日，必有大利害。”老嫗震慄，不敢應。我自廚中出直前，執其耳，批其頰曰：“彼本是我丈夫，於汝何干？何物頑僧，敢爾唐突？若不速歸，將碎爾光頭！”連掌之不已，僧捧頰叫痛曰：“狼哉此母！惡哉此母！可怕也此母！”急走出門，仍不復來。其後移接於此村，廣營田庄，同居五十餘年，生男育女，子孫成行，穀粟滿庫，牛馬盈廐，厥僧豈非厚福者乎？

16. 仍復大笑.

17. 余嘗與數客共談此說，以資笑噓。客曰：“男女情慾之感，固人之形氣之私，所不能無者。至於閹宦之妻，尤有難焉。蓋聞閹者之耽倍於恒人，枕席之間，狂湯特甚，慾火熾發，而無以散泄，則摟抱宛轉，幾至噬嚙肥膚。當此之時，雖古貞女以禮自持者，安能曰：‘妾心，古井水也。’其逃出從人，有難荷責以淫奔也。”一人曰：“國初曾有內侍娶妻之禁，而降自中葉，不復關制，今則無不娶妻，又加以姬妾者，間有之矣。觀此姬之所自敍，則其怨曠之恨，幽蔚之氣，足以感傷天和者。國家宜申明舊禁，而悉發其所家畜者，給配於年少僧徒，則男女各適其願，而國家亦有添丁之益矣。”又一人曰：“昔卓文君，以寡婦私奔馬卿，至今爲風流話本。今此姬跡雖私奔，元非失節，事極放佚，實擇所從，較之卓女，固爲勝之。”四座捧腹。（雜記古談）

18. 南門外桃楮洞權斯文，遊於升庠。一日，以升補之行，曉頭入泮，中路遇驟雨，乾鞋無帽，上沾下濕，無以作行，避雨於路邊草家簷下。雨久不止，進退爲難，自言曰：“有火則南草可吸。”少頃，頭上有推窓聲，舉頭見之，則有一年少婦人，出一條火，曰：“何許兩班，憂此南草火乎？今出送火，幸須吸草焉。”權生受而燃草。少頃，又窓內婦人言曰：“雨勢若此不止，不必久立於陰濕之地，勿爲傭傭，暫入內坐也。”權生方甚愁亂之際，亦自不妨，依其言，推門而入。見其婦人，年可二十四五歲，素服精潔，容貌端正，言辭舉止無非詳敏。與之言，少無羞澁之色。少焉雨晴，權生起身出門，厥女曰：“今經場中後，必日暮門閉無以還宅，歸路歷入如何。”權生曰：“諾。”經場後，乃入厥家，則果具夕饌以待之，仍喫止宿。權生是少年，夜逢年少美女，且無傍人，風情所動，豈有虛度之理。仍與結媾，厥婦別無喜色，但爲嗟唏悽然而已。權曰：“緣何故，作如此狀？”厥女終不吐懷，往來將至數月。一日，欲入其家，則有一老人，金圈敞衣，踞坐門闕。權生意頗疑怪，趑趄不敢入。其老人見之，鞠躬施禮，曰：“行次非桃洞權書房主乎？何爲不入？”遂與之入。曰：“吾知書房主之往來吾家，而吾以廛人，汨沒生涯，不得在家，今始問安，所失多矣。”

權曰：“然則，主婦於君，爲何如親乎？”老人曰：“吾之子婦也。吾子十五娶此婦，未及合禮而死。此婦今年爲二十四，雖得成婚，尙未知陰陽之理。尋常矜惻，不忘于心。凡生天地之間者，雖微物皆知其理，而渠獨不知故，吾每勸其改嫁，則渠言，‘若他適，則老漢身世無所依歸’，終不肯從。今到八九年，一向守節矣。書房主向日往來之事，渠已言及，吾亦喜其遂願，願一見之者久矣。今日相逢亦甚晚矣。”自是之後，權生無碍往來。一日，權生喪妻，其初終物件，以外上得用於各廬人，而未及報。久後備錢而親往，則各廬人等曰：“日前某洞某同知，帶錢而來，宅之外上盡數報償去。”云云。其後三載，某同知病死。其襲斂等節，權生親自經紀，以爲無憾。埋於郊外，纔過卒哭，厥女顏色忽悽慘。權生意頗殊常，從容探問，則厥女曰：“吾旣生於世間，不識陰陽之理，而媳父亦常勸之故，向邀書房主者此也。旣知陰陽之理，則卽日滅死，萬萬無恨，而竊念媳父無他子女，只依吾一介女子。若吾一死，則媳父身世，極爲矜憐，隱忍至此。今則媳父以天年下世，葬埋已畢，吾復何所望，而久住於世耶。從此與書房主永訣矣。”權生不勝驚愕，萬段諭釋，終不回心，竟於權生不在之間，自縊而死云云。（海東野書）

19. 有一宰相之女，出嫁未暮而喪夫，孀居于父母之側矣。一日宰相自外而入來，見其女在於下房，而凝粧盛飾，對鏡自照。已而，擲鏡而掩面大哭。宰相見其傷，心甚惻然，出外而坐，食頃無語。適有親知武弁之出入門下者一無家無妻之人，而年少壯健者也，來拜問候。宰相屏人言曰：“子之身勢如其窮困，君爲吾之女婿否？”其人惶蹙曰：“是何教也？小人不知教意之如何，而不敢奉命矣。”宰相曰：“吾非戲言耳。”仍自櫃中，出一封銀子給之，曰：“持此而往，貰健馬及轎子，待今夜罷漏後，來待于吾後門之外，切不可失期。”其人半信半疑，第受之，而依其言備轎馬，待之于後門矣。自暗中宰相携一女子出，使入轎中而誡之曰：“直往北關居生，而絕踪於門下。”其人不知何許委折，第隨轎，出城而去。宰相入內，至下房而哭曰：“吾女自決矣。”家人驚惶而皆舉哀。宰相仍言曰：“吾女平昔不欲見人，吾可襲斂，雖渠之甥兄，不必入見矣。”仍獨自斂衾而裹之，作屍體樣，而覆以衾，始通于其舅家。入棺後，送葬于舅家先山之下矣。過幾年後，其宰相子某，以繡衣，按廉北關。行到一處，入一人家，則主人起迎而有兩兒，在旁讀書，狀貌清秀，頗類自家之顏面，心竊怪之。日勢已晚，又憊困，仍留宿矣。至夜深，自內忽有一女子出來，

把手而泣，驚而熟視，卽其已死之妹，不勝驚訝而問之。則爲因親教而居于此，已生二子，此是其兒矣。繡衣口噤，半晌無語，畧敘阻懷，而待曉辭去。復命還家，夜侍其大人宰相而坐，時適從容，低聲而言曰：“今番之行，有可怪之事矣。”宰相張目熟視而不言。其子不敢發說而退。此宰相之姓名不記。（青邱野談）

20. 南門外里門洞，有金博得者，早鰥獨居，一日持一壺酒一猪頭，往關王廟，跽告曰：“今日當與關王飲酒賭博，未知可乎？”渠自替對關王曰：“可。”卽酌一盃，跽進而還自飲之。復酌一盃而自飲，因請曰：“小人負則終身使喚於王前，關王負則媒一美女，使小人免鰥，未知如何？”又替答曰：“可。”因設博局，渠自替王行馬，則關王負矣。復起拜曰：“關王，必不食言矣！今則小人快得美婦矣。”終日醉飽，因醉仆。夜深始醒，還家矣。至城頭桑木下，則忽一素衣美姝，以羅巾結項幾死，急往解套。一大監，隨後，見此人救之而生，卽執手而言曰：“吾卽當今新任兵判而家有一女，適人不幸喪夫，故憐其無依，率養久矣。雖欲自處，每被家人之救，今霄罔知所之故，意其必死，天祐神助，借爾救之。此亦緣也。”因喟然長歎曰：“事已至此，爲之奈何？當以吾女付

汝，汝慎勿煩泄。吾有一家舍，在於壁洞，稍爲容膝。且汝之日後契活之節，吾自擔當，勿以爲慮。與我同往，於此安頓可矣。吾則歸家，必有滅口掩跡之道矣。”遂同往其家，則什物凡百，極爲清灑焉。遂分曰：“自今以後，託以鄉里故舊子，不拘往來，可矣。”結約而去。博得本以市井賤隸，一夜間，得美婦富貴，世間事難可測也。其後擢武科，不久爲萬頃縣令，皆宰相之所指媒也。日出則與官吏百姓決訟，日入則與宰相女子聯枕。人間至樂，豈愈於此哉！一日，與其妻同臥論情，方成衽席之歡矣。朝日，渠之隣人過見，則厥漢抱大狗骨，橋下而臥，萬端歡狎，眼光發赤。此皆關王之所指媒而然也。關王故漢昭烈時將，至于今幾千年，其精靈之不泯，明明如此矣。（雜記古談）

21. 古有一上舍生，家在東小門外，家計至貧，蔬糲不繼，日詣太學，參朝夕食堂，以其餘，輒歸遺細君，日以爲常。一日乘昏，袖飯而歸，中路遇一美女，隨後而來。生顧謂曰：“何許女者，隨我而來乎？”女曰：“欲與君偕往，以奉箕箒。”生曰：“吾家窶甚，一妻尙患啼飢，況可畜妾乎！娘若從我，必作翳桑之鬼，慎勿生意。”女曰：“死生有命，貧富在天，否極則泰來，時至則風送。釣渭呂

叟，八旬載西伯之後車，弊貂蘇季，一朝佩六國之相印，豈可以一時窮困，自斷其平生乎？”麾之不去，跟到其家，生不得已留置，與之同爨。翌日，女以所持錢緡，貿糧沽柴以供朝晡，明日又如是。自此夫婦能免飢餓，錢盡則女又得繼。度了四五朔，女謂生曰：“此地太窮僻，不可居生。入處城內，未知如何？”生曰：“無家可住，奈何？”女曰：“如欲入城，何患無家。”一日，蒼頭七八人，持二轎二馬，青衣一小童，牽一衛而至。女開籠，出男女新衣服，一件納于女君，一件自着之，一件使生着之。妻妾各乘一轎，生騎驢陪後，須臾至一宅。妻妾直入內舍，生彷徨外庭，軒宇宏傑，花卉森列。俄而小奚延生入內，妻在內房，妾在越房，日用器皿，無不畢具，在前婢僕，足於使令。生曰：“是誰之家？”女笑曰：“看竹，何須問主？居之者，即主人也。”自此衣食裕足，居處廣大，屋中之瘦面復光，江南之富翁不羨矣。時有李同知稱號者，往往來見其妾，而云是近族，此外無他來往者矣。一日，女謂生曰：“郎君又欲得一美妾乎？”生驚曰：“吾與娘相逢之後，賴娘之力，一身安富，萬事皆足，豈有望蜀之意乎？”女曰：“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，天與不取，反受其殃。”遂力勸之。生曰：“第與內子，相議處之。”妻曰：“如此之妾，雖家畜十人，顧何妨

也。”生諾之。一夕，有一妙年婦人，乘月步來，二叉鬟前導，容色絕佳，舉止端潔，滿帶羞澁之態，決非常賤之流。生一見驚喜，遂成雲雨之樂。女曰：“此人卽士族婦女也，非妾之比也。待之以齊體之禮，可也。”生依其言，敬待之。三女同室，閨門雍睦。一日，李同知者，來謂生曰：“今日政案，君首擬寢郎矣。”生曰：“吾之姓名，世無知者，又無相親知，孰能舉擬。傳者妄也。”李曰：“吾目擊政案，君之姓名，吾豈不知？”已而，陵隸持政望，叩門曰：“是某宅乎？”生員見其姓名，果不誤也。心雖驚訝，身卽出仕。其後節次推遷，歷典州牧。一日，生謂女曰：“吾與娘同居，已過數十年，而今將老且死矣。尙不知娘之來歷，前雖秘諱，今日宜詳言之。”女歔歔曰：“李同知卽妾父也。妾青年早寡，不識陰陽之理，父母憐之，一日謂妾曰：‘今夕汝須出門，隨往衣冠男子之初逢者而事之。’妾顛倒而出，與郎君先逢，莫非天緣，家舍之買置，產業之經紀，皆妾父之指揮也。彼女卽今某宰之女，而亦合宮前寡婦也。妾父與某宰親切，雖家間細瑣，皆議之，兩家俱有青孀，心常憐惻，討論情懷。一日，妾父以妾區處之由告之，某宰愀然良久曰：‘吾亦有此意。’遂以其女病歿，傳訃舅家，虛葬山下，送適郎君。向者初仕，首擬之銓官，亦某也。”生聞罷，始嘆其奇遇矣。生與妻妾三人，白首偕老，多產子女，屢享專城之奉，多見膝下之榮云云。（破睡篇）

22. 安東權進士某者，家計最饒富，性嚴峻，治家有法。有獨子而娶婦，婦性行悍妬難制，而以其舅之嚴，不敢使氣。權如有怒氣，則必鋪陳於大廳而坐，或打殺婢僕，若不至傷命，必見血而止。以此如鋪陳，則家人喘喘，知其有必死之人也。其子之妻家，在於隣邑，其子爲見其妻父母而行，歸路遇雨避入店舍。先見一少年，坐於廳上，而廐有五六匹駿馬，婢僕又多，若率內眷之行。與權少年，與之寒暄，以酒肴饌盒勸之，酒甚清冽，肴又佳旨。相問其姓氏與居住，權生則以實先告之，少年則只道姓氏，不肯言所在處曰：“偶爾過此，避雨入此店，幸逢年輩佳朋，豈不樂乎。”仍與之酬酌，以醉爲期，權少年先醉倒。夜深後始覺，舉眼審視，同盃少年，已無影響，而自家則臥於內房，傍有素服佳娥，年可十八九，容儀端麗，知其非常賤，而的是洛下卿相家婦女也。權生大驚訝，問曰：“吾何以臥於此處？君是誰家何許婦女，在於此處乎？”其女子羞澁而不答。叩之再三，終不開口。最後過數食頃，始低聲而言曰：“吾是洛下門地繁盛仕宦家之女子，十四出家，十五喪夫，而嚴親又早棄世，倚在甥兄主家矣。兄之性執滯不欲從俗而執禮，使幼妹寡居也。欲求改適之處，則宗黨之是非大起，皆以污辱門戶，峻辭嚴斥，兄不得已罷議。因具輜

馬馱我而出門，無去向處而作行，轉而至此。其意以爲若遇合意之男子，則欲委託之，自家因而避之，以遮宗族之耳目也。昨夜乘君之醉，而使奴子負以入臥內家，兄則必也遠走。”仍指在傍之一箱曰：“此中有五六百銀兩，以此使作妾之衣食之資云爾。”權生異之，出外而視之，則其少年及許多人馬，并不知去處，只有蒙馱之童婢二名在傍。生還入內，與其女同寢。已而，百爾思量，則嚴父之下，私且卜妾，必有大舉措，且其妻悍妬之性，必不相容，此將奈何？千思萬量，實無好個計策，反以奇遇之佳人爲頭痛。使婢子謹守門戶，而言于其女曰：“家有嚴親，歸當奉稟而率去，姑俟之。”申飭店主而出門，直向親朋中智慮者之家，以實告之，願爲畫策。其友沈吟良久曰：“大難大難！實無好策，而只有一計，君於歸家之日後，吾當設酒席而請之。君於翌日，又設酒筵請我，我自有方便之道矣。”權生依其言，歸家之數日，其友送伴，懇請以適有酒肴，諸益畢會，此會不可無兄，須賁臨云。權生稟于父而赴席。翌日權生稟其父：“某友昨日，舉酒相邀，而酬答之禮，不可無也。今日略有酒饌，而請邀諸友，則似好矣。”其父許之，爲設酒席，而邀其人。且邀洞中諸少年，諸人皆來，先拜見於權生之父，老權曰：“少年輩迭相酒會，而一不請老我，此

何道理乎？”其少年對曰：“尊丈若主席，則年少侍生，坐臥起居不得任意爲之，且尊丈性度嚴峻，侍生輩暫時拜謁，十分操心，或恐其見過，何可終日侍坐於酒席？尊丈若降臨，則可謂殺風景矣。”老權笑曰：“酒會豈有長幼之序乎。今日之酒，我爲主矣。擺脫拘束之儀，終日湛樂，君輩雖百番失儀於我，我不汝責，盡歡而罷，以慰老夫一日孤寂之懷也。”諸少年一時敬諾。長幼匝坐而舉觴，酒至半，其多智之少年，近前曰：“侍生有一古談奇事，請一言之，以供一粲。”老權曰：“古談極好，君試誠爲我言之。”其人乃以權少年之客店奇遇，作古談而言。老權節節稱奇曰：“異哉異哉！古則或有此等奇緣，而今則未得聞也。”其人曰：“若使尊丈當之，則當何以處之？中夜無人之際，絕代佳人在傍，則其將近之乎？否乎？既近之，則其將蓄乎？抑棄之乎？”老權曰：“既非內侍之人，則逢佳人於黃昏，豈有虛度之理也？既同寢則不可不率蓄，何可等棄而積惡乎？”其人曰：“尊丈性本方嚴，雖當如此之時，而必不毀節矣。”老權曰：“彼之入內，非故爲也，爲人所欺，此則非吾之故犯也。年少之人，見美色而心動，自是常事，彼女既以士族，行此事，則其情憾矣，其地窮矣。如或一見而棄之，則彼必含羞含冤，而豈非積惡乎？士大夫之處事，不

可如是齷齪也。”其人又問曰：“人情事理，果如是乎？”老權曰：“豈有他意，斷當行。薄倖之人，豈可爲也？”其人笑曰：“此非古談，卽允友日前事也。尊丈旣以事理當然，再三有質言教之，則允友庶免罪責矣。”老權聽罷，半晌無語，仍正色厲聲曰：“君輩皆罷去，吾有處置之事矣。”諸人皆驚恟而散。老權高聲曰：“斯速設席於大廳。”家中皆悚然，不知將治罪何許人矣。老權坐於席上。又高聲曰：“速持斫刀以來。”奴子惶忙承命，置斫刀及木板於庭下。老權又高聲曰：“捉下書房主，伏之斫刀板。”奴子捉下權少年，以其項置之刀板。老權大叱曰：“悖子以口尙乳臭之兒，不告父母而私蓄少妾者，此是亡家之行。吾之在世，猶尙如此，況吾之身後乎？此等悖子留之無益，不如吾在世之時，斷頭以杜後弊可也。”言罷，號令奴子，舉趾而斫之。此時，上下遑遑無人色，其妻與其子婦，皆下堂而乞哀曰：“彼罪雖云可殺，何忍目前斷却獨子之頭乎？”泣諫不已，老權高聲而叱：“使退去。”其妻驚劫而避，子婦以頭叩地，血流被面而告曰：“年少之人，設有放恣，自擅之罪，尊舅血屬，只此而已。尊舅何忍作殘酷之事，使累世奉祀，一時絕嗣乎？請以子婦之身代行其死。”老權曰：“家有悖子，而亡家之時，辱及先祖矣。吾寧殺之於目前，更求螟嗣

可也。以此以彼，亡則一也，不如亡之乾淨之爲愈也。”仍號令而使斫之，奴子口雖應諾，而不忍加足。其子婦泣諫益苦。老權曰：“此子亡家之事非一矣。以侍下之人，擅自蓄妾，其亡兆一也，以汝之悍妬，必不相容，如此則家政日亂，其亡兆二也。有此亡兆，不如早爲除去爲好也。”子婦曰：“子婦亦是具人面人心矣。目見此等光景，何可念及妬之一字乎？若蒙尊舅一番容恕，則子婦謹當與之同處，少不失和矣。願尊舅勿以此爲慮，特下廣蕩之典。”老權曰：“汝雖迫於今日舉措，而有此言，必也面諾而心不然矣。”婦曰：“寧有是理乎？如或有近似此等之言，則天必殛之，鬼必誅之矣。”老權曰：“汝於吾之生前，無或然矣，而吾死之後，汝必復肆其惡。此時則吾已不在，悖子不敢制，此非亡家之事乎。不如斷頭，以絕禍根。”婦曰：“焉敢如是？尊舅下世之後，如或有一分非心，則犬豚不若。當矢言而納俦矣。”老權曰：“若然則汝以矢言，書紙以納。”其子婦書禽獸之盟，且曰：“一有違背之事，子婦當天雷震死。矢言至此，而尊舅終不聽信，有死而已。”老權乃赦之，仍命呼首奴，分付曰：“汝可率轎馬人夫，往某村店，迎書房主小室以來。”奴子承命而率來，行視舅姑之禮，又禮拜於正配，而使之同處。其子婦不敢出一聲，到老和同，人無間言云爾。（溪西野談）

23. 漢師有據世業而積金錢者，唯貸人而食其利，未嘗自運於交易之場。人有譏之者曰：“男兒不能帶十萬錢，而遠遊於都會之地，以得分外之利乎？”其人曰：“何地爲都會？”譏者曰：“松都也，平壤也，義州也，東萊也，元山浦也，咸興也，全州也，江景浦也。”其人田庄適在湖西，故載十萬錢於六馬，而行至江景浦。適當春夏之交，魚蝦可掬，船檣林立，人馬雲擾，而烟屋如蜂房之鬧。其人目眩心散，莫適所向，而且歇馬於岸草，支頤而坐。有一人，破帽蔽衣，蹙蹙而來，就其旁而坐。其人問之曰：“子何在？”曰：“在此江景之浦。”曰：“吾聞江景，大都會也。故載錢而來，及至，未省何人爲可主，何物爲可貿，奈何？”蹙蹙者曰：“吾雖窮居而可主也，所貿則當收人所不爭也。”其人曰：“然則吾館乎子。而付子以錢，子其任意爲之也。”遂驅十萬錢，而隨蹙蹙者，入蟹匡之舍。舍無門，無立馬之所。其人一宿，已不堪而去之，曰：“錢則入君手，非吾所當與也。”蹙蹙者曰：“當此末世，人不可信，君何不留而看其始末乎？”其人曰：“君不欺我，我去何妨，君若欺我，我留何益！”遂策馬而去。蹙蹙者，追執馬鞵而問之曰：“若君時復來乎？”其人曰：“吾一生不出都門。此日此來，已是怪事。吾何爲更來？”蹙蹙者曰：“君何姓名，而居漢師何坊何曲何

街邊乎？”其人具告而曰：“君欲來訪乎？亦非易事。”斃斃者曰：“君雖不來，吾豈可不往！”其人既去，無一字書。斃斃者，見萬人所爭，在於魚鰕，而烟茶時賤，所在積而不售。乃散十萬錢，盡收烟茶，固其封裹，散托完屋，凡爲數百所。其明年，烟茶翔貴，其價十倍，遂得百萬錢。乃置二十萬錢，而用八十萬錢，買田構舍，具婢僕牛馬，猝爲富人居。乃入漢師，尋其人。其人驚曰：“子何爲而來乎？”斃斃者曰：“用君錢，周年得十倍之貨。爲君封置倍利之錢，而八十萬則吾有之。猝富如此，敢不來告乎！君其與我同之吾所，既見吾富饒之狀，而以君錢二十萬，取南物海運，而君其陸還漢師。吾必使海運之貨，又十之。”其人曰：“吾初非信汝，而付其錢也。吾猝當交貨之都會，眩亂將生疾，且必盡失吾錢。故寧與汝致富，以活一家之命耳。本不期還吾本錢，何倍利之可還乎！汝今去，欲還吾錢，則只以本錢還之也。”斃斃者曰：“君今與吾同行，則在道之寢食，到家之起居，無復昔日之苦，而便樂無異在京中矣。”其人曰：“然則與君行。”行道所舍，果皆便樂，斃斃者所預備也。其人見斃斃者之豐屋饒財，大驚喜嗟賞，只取本錢而陸還曰：“不失本錢，而救濟一家之命，吾之所得，亦已多矣。何必更圖分外之利乎！”（雪橋別集）

24. 沈生者，京華士族也。弱冠容貌甚俊韶，風情駘蕩。嘗從雲從街，觀駕動而歸，見一健婢，以紫紬袱，蒙一處子，負而行，一姬鬟，捧紅錦鞋，從其後。生自外量其軀，非幼穉者也。遂緊隨之，或尾之，或以袖掠以過，目未嘗不在於袱。行到小廣通橋，忽有旋風起於前，吹紫袱，褫其半。見有處子，桃臉柳眉，綠衣而紅裳，脂粉甚狼藉，瞥見有絕代色也。處子亦於袱中，依稀見美少年，衣藍衣，戴艸笠，或左或右而行。方注秋波，隔袱視之，袱既褫，柳眼星眸，四目相擊。且驚且羞，斂袱復蒙之而去。生如何肯捨？直隨到小公主洞紅箭門內，處子入一中門而去。生惘然如有失，彷徨者久，得一隣嫗，而細偵之，蓋戶曹計士之老退者家，而只有一女，年十六七，猶未字矣。問其所處，嫗指示之曰：“迤此小衲衻，有一粉牆，牆之內一夾室，即處女之住也。”生既聞之，不能忘，夕詭於家曰：“窗伴某，要余同夜，請從今夕往。”遂候人定往，踰牆而入，則初月淡黃，見窗外花木頗雅整，燈火照窗紙甚亮。靠壁依檐而坐，屏息以俟。室中有二梅香，女則方低聲讀諺稗說，嚶嚶如雛鶯聲。至三鼓許，姬鬟已熟寐，女始吹燈就寢，而猶不寐者久，若輾轉有所思者。生不敢寐，亦不敢聲，直至曉鐘已動，復爬牆而出。自是習爲常，暮而往，罷漏而歸，

如是者二十日，生猶不怠。女始則或讀小說，或針指，至半夜燈滅，則或寐，或煩不寐矣。過六七日，則輒稱身不佳。纔初更，便伏枕，頻擲手于壁，長吁短歎，聲息聞窗外。一夕甚於一夕，第二十夕，女忽自廳事後出，繞壁而轉，至于生所坐處。生自黑影中突然起，扶持之。女少不驚，低聲語曰：“郎莫是小廣通橋邂逅者耶？妾固知郎之來，已二十夜矣。毋持我。一出聲，不復出矣。若縱我，我當開此戶以迎之，速縱我。”生以爲信，却立而俟之。女復逶迤而入，既到其室，呼姪鬢曰：“汝到媽媽許，請朱錫大屈戌來。夜甚黑，令人生怕。”姪鬢向上堂去，未久，以屈戌來。女遂於所約後戶，拴上釘弔甚分明，以手安屈戌籥。故琅琅作下鎖聲，隨即吹燈，寂然若睡熟者，而實未嘗睡也。生痛其見欺，而亦幸其得一見。又度夜於鎖戶之外，晨而歸。翌日又往，又翼日往，不敢以戶鎖少懈，或值雨下，則蒙油衫而至，不避沾濕。如是又十日，夜將半，渾舍皆酣睡，女亦滅燈已久，忽復蹶然起，呼姪鬢，促點燈曰：“汝輩，今夕往上堂去睡。”兩梅香既出戶，女於壁上，取牡籥，解下屈戌，洞開後戶，招生曰：“郎入室。”生未暇量，不覺身已入室。女復鎖其戶，語生曰：“願郎少坐。”遂向上堂去，引其父母而至，其父母見生大驚。女曰：“母

驚，聽兒語。兒生年十七，足未嘗過門矣。月前，偶往觀駕動，歸到小廣通橋，風吹袂捲，適與一艸笠郎君相面矣。自其夕，郎君無夜不至，屏竢於此戶之下，今已三十日矣。雨亦至，寒亦至，鎖戶以絕之，而亦至。兒料已久矣，萬一聲聞外播，隣里知之，則夕而入，晨而出，誰知其獨倚於窗壁外乎？是無其實而被惡名也，兒必爲犬咋之雉矣。彼以士夫家郎君，年方青春，血氣未定，只知蜂蝶之貪花，不顧風露之可憂，能幾日而病不作耶！病則必不起，是非我殺之，而無異我殺之也。雖人不知，必有陰報。且兒身不過一中路家處子也，非有傾城絕世之色，沈魚羞花之容。而郎君見鷗爲鷹，其致誠於我，若是其勤然，而不從郎君者，天必厭之，福必不及於兒矣。兒之意決矣，願父母勿以憂。噫！兒親老而無兄弟，嫁而得一贅壻，生而盡其養，死而奉其祀，兒之願足矣，而事忽至此，此天也，言之何益！”其父母默然無可言，生亦無可言者。仍與女同寢，渴仰之餘，其喜可知。自是夕始入室，又無日不暮往晨歸。女家素富，於是，爲生具華衣服甚盛，而生恐見異於家不敢服。生雖秘之深，而其家疑其宿於外，久不歸，命往山寺做業。生意快快，而迫於家，且牽於儕友，束卷上北漢山城。留禪房將月，有來傳女諺札於生者。發之，乃遺書告

訣者也，女已死矣。其書略曰：“春寒尙緊，山寺做工，連得平善？願言思之，無日可忘。妾自君之出，偶然一病漸入骨髓，藥餌無功，今則自分必死。如妾薄命，生亦何爲？第有三大恨，區區於中，死猶難瞑。妾本無男之女，父母之所以愛憐者，將以覓一贅壻，以爲暮年之倚，仍作後日之計，而不意好事多魔，惡緣相絆。女蘿猥托於喬松，而朱陳之計，以此虧望，則此妾之所以悵悵不樂，終至於病且死，而高堂鶴髮，永無依賴之地矣，此一恨也。女子之嫁也，雖丫鬟桶的，非倚門倡伎，則有夫壻，便有舅姑。世未有舅姑所不知之媳婦，而如妾者，被人欺匿，伊來數月未曾見郎君家一老鬢，則生爲不正之跡，死爲無歸之魂矣，此二恨也。婦人之所以事君子者，不過主饋而供之，治衣服以奉之。而自相逢以來，日月不爲不久，所手製衣服，亦不爲不多，而未嘗使郎喫一盂飯於家，披一衣於前，則是所以侍郎君者，惟枕席而已，此三恨也。若其它，相逢未幾，而遽爾大別，臥病垂死，而不得面訣，則猶是兒女之悲，何足爲君子道也？興念至此，腸已斷，而骨欲銷矣。雖弱艸委風，殘花成泥，悠悠此恨，何日可已？嗚呼！窗間之會，從此斷矣。惟願郎君，無以賤妾關懷，益勉工業，早致青雲。千萬珍重！珍重千萬！”生見書，不禁

聲淚俱失。雖哭之慟，亦無奈矣。後生投筆從武舉，官至金吾郎，亦早歿而死。

25. 梅花外史曰：余十二歲，游於村塾，日與同學兒喜聽談故。一日，先生語沈生事甚詳曰：“此吾之少年時窗伴也。其山寺哭書時，吾及見之，故聞其事至今不忘也。”又曰：“吾非汝曹欲效此風流浪子耳。人之於事，苟以必得爲志，則閨中之女，尙可以致，況文章乎！況科目乎！”余輩其時聽之，爲新說也，後讀情史，多如此類。於是追記，爲情史補遺。（蕩庭叢書）

26. 昔有一武弁，善於風鑑。新除永興府使，將赴任之際，引鏡自觀己相，則當在任所，死於御史之手，厥弁大以爲憂。辭朝，至樓院店午炊，有喪人步過店舍前。瞥觀其相，乃是非久當爲御史者也。厥弁問店主人曰：“俄過喪人，是何許兩班？”對曰：“此後村李參議宅子弟也。參議令監喪出，已經小祥，而喪家赤貧可矜矣。”武弁歷問李家凡百於店主，知其大略然後，送下吏先報入弔之行。仍往祭廳，伏哭几筵前，哀痛數食頃。喪人以爲其父切友，亦興感盡哀。罷，客謂主人曰：“先令監之與我交誼，哀猶未悉矣。吾年來，久滯邊地，積阻聲息，豈料人事至此？而初葭後始聞訃，今乃致弔，慚愧萬萬。”言罷嗚咽。又曰：“哀家素貧，想多喪葬之債矣。”主人曰：“何可盡言？”客曰：“吾得外任，哀遭巨創，以故情誼，固當全當喪債，而官中多事，似難到即治送下馱，哀無論大祥前後，貰馬下來，則吾當優濟。”成給入門帖子而去。李喪人送客，入內。其母曰：“何許客來弔哀痛耶？”對曰：“新除永興倅。謂與先人切親，念我喪債，要我下來，至給門帖矣。”母曰：“吾家似逢生人之佛。千萬幸幸。必去必去。”李纔過大喪，艱關貰馬借奴，踰鐵嶺，抵永興，觸冒風雪，顏面憔悴。付門帖入官，則主官望見其容，大異於前，將不能做御史矣。乃

生推絕迫逐之意，問客寒暄，即曰：“尊與我豈有舊識乎？”客曰：“主令歷路弔我，如是成帖，勸我下來。故千辛萬苦，踰嶺以到，而今遽作素昧樣。人之孟浪，何至此極？”主人曰：“歷弔非我事，給帖非我事。客之初面脅我，誠虛誕矣。”主客之言，一去一來，漸至狠怒。主倅呼吏曳出此兩班，又使遍呼府內四面村人曰：“今夜若有住接此兩班者，則當重棍，且罰定京行使喚矣。”李纔出門外，官令既嚴，誰肯引接。天方酷寒，日且曠黑，東西覓家，面面見逐，無可奈何。惟待一死而已。立馬村隅空杵間，主奴共波吃矣。有素服村女，携十六七歲女子，及十餘歲男子，歷過杵間而去，俄而素服女，獨自復來，謂李曰：“何處客，遭此厄境耶？”李略道其由。女曰：“上道進賜，死必矣。”上道進賜者，北人稱京華兩班之方語也。“我是村寡婦。雖違官令，官不至打死我。我當活人矣。”遂引李歸家，以大瓢貯溫水，使李向水俯面。良久一部凍面墜下水中，乃冰也。乃處之以溫堦，饋之以好飯。女家饒富，且多義氣故也。李盛致銘謝。留其處一兩日。主嫗謂李曰：“上道進賜，猝難復路。人情於尋常他人，接待之道，久則怠。無端留吾家多日，則勢必不免齟齬。請以吾女爲妾。”所謂吾女亦極端艷。李樂從之。乃待以新郎，衣食甚豐。李以老親倚閭

爲念，將歸京師。主嫗母女俱曰：“當此嚴冬，行阻嶺雪，則決難保性命。離親雖難耐，待來春可也。”李强從之。留過一冬之際，主倖之貪賊不法，慣於耳目。及解冬將行，主嫗具騎卜，齎之以六百兩銀子，數十疋細麻布。李丁寧有後約於其妾，而李還京師。盡償喪債，身數既通矣。當年登第，以翰林入侍筵中。適從容，上曰：“諸臣進古談可也。”李起對曰：“臣請以自己所經歷，替古談以達矣。”因備陳永興事始末。上卽入寢殿旋出，以三封紙，手授李曰：“封紙上，書填第一二三。其第一則汝出關門外坼見施行。第二則至當到處而坼見之，第三則又從其後坼見之。”李出關外坼封，乃永興捉賊暗行御史也。卽刻治發，到永興。着弊衣冠，行到妾家。妾母嫌其衣裝之蔽陋，無甚欣然色。問曰：“何爲而遠來也？”李曰：“難忘君女而來矣。”仍向妾房，懽愛可知。與同枕席，夜深後，李乘妾睡，暗出，隱房後，竊聽以探妾誠。則妾睡醒，引臂將更抱郎，而郎不在矣。起而呼母，且啼且語曰：“晝間母示不悅色故，進賜已怒去矣。”母曰：“吾之接待，有何致怒之端耶？”女曰：“千里他鄉，爲我委來，而母不懽迎，安得不怒也？四顧無親之地，去而無托，易死於飢寒矣。我心何如？”號哭不已，母再三寬譬，僅止泣。李郎還着來時冠服，呼書

吏趨從，出頭於客舍。列炬滿庭，一邊封庫，一邊捉入三鄉所吏房戶長，加之於刑板上，一府震動。李妾之母，誘其女，去觀御史。先倚客舍牆，望見御史於火光下，良久母催歸。女曰：“母先去。吾則姑留觀矣。”少選，女走還，告其母曰：“母母！御史非別人，乃吾家進賜也。”母曰：“豈有是理？”女曰：“吾見真的，母須復往觀乎。”母女復往，自牆諦視，則果如女言。母女即地懽忻，歸家喜而不寐。御史即寫書啓，臚列主倖竊公貨，掠民財，大貪大虐數十條，馳驛以聞。又坼見第二封御書，則乃令仍行本府府使之旨也。即推印信，修送到任狀于監營。不多日，金吾郎馳來，拿去舊倖。李又坼第三，則乃命妾爲次夫人事也。即以彩轎延妾，官人前呵後擁，入處內衙大房。邑底常女，猝爲官府室內，榮耀聞於四隣云。厥倖誠不善於風鑑也。（東稗洛誦）

27. 吉貞女，西關寧邊人也。其父本府鄉官，而女卽其庶女也。父母俱歿，依其從父，年二十而未嫁，以織紵針線，自資養焉。先是，京畿仁川地，有申生命熙者。年少時得一異夢，有老翁携一女，年可五六歲，而面上有口十一，可驚怪。翁謂生曰：“此他日君之配也。當與終老。”乃寤，甚異之。年踰四十，喪其室，中饋無主，意緒淒涼，亦嘗約聘卜姓，而每齟齬未諧。適有知舊，出宰寧邊，生往從遊焉。一日，又夢前見老翁，率其女十一口者來，而已長成矣。曰：“此女已長，今歸之君矣。”生愈怪之，自內衙命府吏，買納細布。吏曰：“此有鄉官處女，織細布爲極品，名於境內。今所織，將斷手云。姑俟之。”已而買納，其細盈鉢，而纖潔精緻，世所罕有，見者莫不奇嘆。申生知其爲庶，便有卜納之意。厚結邑人之與女家親切者，使之居間。女之從父樂聞之。生卽備幣具禮，造其家，非特織紵之工，姿容甚美，舉止閑冶，宛有京洛冠冕家儀度。生大喜過望，始悟十一口爲吉字也。深感天定有素，情義益篤。留數月，辭歸故鄉，約以非久迎歸。旣還，事多牽掣，荏苒三年，未得踐言。關河迢迢，音信亦斷。女之群從族黨，皆謂申生不可復恃，潛謀賣送他人。女操持彌篤，雖戶庭出入，亦必審焉。時女所居之鄉，與雲山地，只隔一崗，而女之從叔居焉。

是時，雲山倅武官年少者也，亦欲置別房，每詢於邑人。從叔者，欲以此女應之，出入官府謀議綢繆，且已涓吉矣。又請於倅，以錦綺等物，傳授於女，使作婚日衣裳。從叔遂來訪，慫慂存問。仍曰：“吾子娶婦，期日不遠。亦欲製新婦之衣，而家無裁縫者，願爾暫來相助。”女答曰：“我有君子，來留巡營。我之去留，須待其言。叔家雖近，既是他邑，則決不可率意去來。”叔曰：“若得申生之諾，則可許否？”女曰：“然。”叔還家，僞作申生之書，勉以敦族，促其往助。蓋其時，趙尙書觀彬，方按西關，生有連姻之義，往留焉。叔以其久而不來謂已棄之，設計如此。女既得僞書，不獲已往焉。刀尺針線之勞，已數日，而女未嘗與其家男子接話，惟勤於所事。一日，從叔邀其倅，將使偷窺，以質其言。女雖聞其來，安知其有意。及暮舉火，叔之長子謂女曰：“妹常面壁就燈，此何意也？爲勞多日，可暫休，相對話語。”女曰：“我不知疲，但坐言。我有耳自聽。”其子嬉笑而前，將女斡之，使回坐。女作色怒曰：“雖至親，男女有別，何無禮至此耶？”是時，倅屬目窓隙，幸一覩面，大驚喜。女則怒不已，推窓而出，坐後廳，憤忿殊甚，忽聞廳外，有男子聲曰：“此吾所勑見。雖京中佳麗，未易敵也。”女始知爲倅也，心掉氣結，昏倒良久而起。及

明，撥棄奔歸。叔始以實告，且曰：“彼申生者，家貧年老，非久泉下之人。家且絕遠，一去不來，其見棄明矣。以汝妙齡麗質，自當歸於富家。今本邑倖，年少名武，前途萬里。汝何可待望絕之人，以誤平生？”甘言詭辭，且誘且脅。女憤愈加，氣愈厲，罵愈切，不復論嫡庶之分。叔計無所生，且恐得罪於倖，與諸子謀，齊進捉女，前挽後推，囚之於夾室，嚴其扃鐃，僅通飲食，以待期日，令劫納。女但於室中，號泣叫罵，不復食者累日，形悴氣漸，不能作氣，而旁見室中多生麻，取以纏身，自胸至脚，將以防變也。已而改慮曰：‘與其徒死凶賊之手，曷若殺賊，與之俱死，以償吾冤？且可強食，先養吾氣耳。’始女見囚時得一食刀，藏於腰間，人未知也。計既定，謂叔曰：“今力已屈矣。惟命是從，幸厚饋我，以療久飢。”叔半信半疑，然心甚喜，但以大飯美饌，從隙連進。所以慰誘之者甚至。女食兩日，氣已充壯，而其夕即婚日也。倖來留外室，叔始啓戶引出。女方貼身戶內，見戶開，持刀躍出，迎擊其長子，一聲跌仆。女乃號呼跳踢，不計男女長幼，遇則斫之，東西墮突，夫誰復能禦？頭破面壞，流血滿地，無一人敢立於前者。倖見之神魂飛越，肝膽俱墜，未暇出戶，但於戶內，牢縛窓環，莫知所爲。女蹴踏戶闔，手足俱踴，奮力

擊窓，窓戶盡破，極口大罵曰：“汝受國厚恩，享此專城，當竭力撫民，圖酬吾君，而今乃殘虐生靈，漁色是急，締結本邑之凶民，威劫士大夫之小室，是禽獸之所不如，天地之所不容。我將死汝手，必殺汝，與之俱死。”爽言如鋒刃，烈氣如霜雪，叫罵之聲，震動四隣，觀者皆至，繞屋百匝，莫不嘖嘖歎嗟，有爲之掖腕者，有爲之泣下者。是時，叔之父子，匿不敢出。倅但室中，屈伏頓首，再拜哀乞，稱：“以實不知別室之貞烈如此，而爲此賊民所誑，以至此境。當殺賊以謝別室，萬望有恕。”卽喝其吏，搜索其叔。旣至，忿罵重杖，至血肉披離，始僅出戶，疾驅歸官。時隣人已通其家，卽來迎去。遂具其事顛末，走告申生。巡使聞之，大驚且怒，而寧邊府使，時武人也，循雲山之囑，以女拔刀斫人，報營請重治。巡使行關嚴責，卽啓罷雲山倅，終身禁錮，捉致其從叔父子，嚴施刑訊，流絕島。盛其僕從，迎女至營，深加賞激，厚贈遺之。申生卽與其妾上京，居於阿峴，數年歸仁川舊居。女勤於治家，遂致富饒。

28. 一富家子弟，惑於外道，家產盡傾，身爲別監，故衣服華麗。一日，向芋洞而去，路遇一位大將，前排呵喝，不得冒行，竚立路傍。越邊小角門半開，一個美婦人，欲看大將之行，而依門扉探外，不意與別監撞面，後慌忙內入。俄而，復出頭，則再撞其面。美婦因爲掩門而入，別監流目視之，終無形迹，雷電相逢，蕩情難抑。其家東首有小屋，而老婆賣豆粥爲生。別監茫然歸家。翌日未明，復向芋洞，而徘徊無聊中，忽心生一計，乃入粥家，老婆見其紅衣草笠，料必是別監，問曰：“別監主何入賤家耶？”答曰：“吾有所看，故冒霜而來，不勝寒氣，欲買一器粥飲。”老婆急取精潔器，而盛粥奉上，別監啓其錦囊，取一掬銅錢給與。婆大驚曰：“一二分足矣，何給多耶？”別監曰：“若論其一時之寒，一掬銅亦是薄少，不必多讓。”婆感其厚意而別。翌日，別監又托言近洞有事云云而入，則婆欣然而待，更奉粥勸飲，情義慇懃。別監袖出一錠銀，給婆曰：“老嫗此後，莫苦如此生涯，老境安居，如何？”婆見其大財，如何不動慾心？自古云：‘黃金墨吏心，白酒紅人面。’左讓右受曰：“老妾年老家貧，故未娶子女，感君之德義，山高海闊，何以報答？”別監見其死地之不避，乃開口從容言曰：“某家何人住居乎？”婆曰：“中人金某，家貧無以自

資，托身富戶，生計艱乏云。”別監握其手曰：“吾之死生，在於老婆，婆若不允，則惟有一死而已。”婆曰：“我受君之大恩，雖赴湯陷火，無所辭矣。盡其所懷。”別監乃述自初至終事，請其玉成。婆曰：“這娘子，性情幽閑，平生不交外人。我雖知之往來，端靜沈默，故別無問答。今若以非禮開口，則非獨不成，必然生梗矣，非奇謀不可耶，如此如此，必遂君願，其亦未可耶？”別監大喜稱善後，相約而別。其夕，老婆乃取味好濁醪，和清小溫，而持入其家。娘子問曰：“老嫗，何久不來耶？”婆曰：“老身近以微恙，不能趨謁，罪悶罪悶。今有美醪，故茲敢奉進，願娘子一飲嘗之。”娘子未辨夕飯，又當天寒，正是飢不擇食，然本不能飲酒，故推而不飲，老婆再三懇勸，娘子不得已接唇，一到口邊，則味甘肚空，一飲而酩酊大醉。別監即爲開戶入來，點燭試看，則真是國色也。解衣就枕，雲雨方濃，娘覺而大呼曰：“何人非禮如此耶？”別監曰：“子不記向日撞面之人乎？事已至此，亦是天緣。願無隣里驚動。”娘泣曰：“君以探花之慾，不顧妾之越牆之羞，可恨且愧。”低頭無言。別監愛而敬之，此後往來頻頻。金某全然不知，而常在富戶，適值主人家忌祭之日。其曉罷祭後，盛設一盤需，而勸金下箸。金當此盛饌，不能下咽。主人知其意，

又曰：“我已分別一盤之需，而致於君家也，勿慮盡食。”金大喜。盡食後，主人又以盛大珍需，使奴子持去，則金告自持其需，急歸自家。是夜，別監又來，與美婦終宵枕遊，纔爲睡熟。金千呼萬喚，不能覺起，故越牆而入見，則房中燈燭輝煌，開戶視之，厥妻與人，同枕甘睡，尙未知覺。壁上掛紅衣草笠，可知奸夫也。金自歎曰：“吾家貧，不能御家，故彼女子水性，不堪飢寒，聽人哄誘，而必至於此境也。聲張亂起，則四隣恥笑，不如一忍。”乃徐挽別監，別監警覺視之，一人端正危坐，問何人耶，別監蒼皇不能答。金又扶起其妻，指別監曰：“已往之事，不須究覈。君與這女，率去善待，平生衣食，勿艱。若或背而薄待，則其時未免吾劍之驚魂矣。”別監汗流滿面，唯唯如教。金促其速去，其妻之胸塞，何可忍言！別監匆忙中與美婦，被促出門，如漏網之魚。急歸自家，別監老母年七十，尙未就睡，倚門而待子，聞叩門之聲，而開門納之，則一女子在後。母問何人耶，子告其緣由。母曰：金，恩人也。汝再生之人，此後勿萌二心！自今爲始，這女子吾爲收養，汝亦結爲兄弟，以報大恩。他日必有來訪。子承其母訓，而彼此間稱兄稱妹。此時，金母送其妻，鎖戶而出，不勝鬱懷，卽向金剛山。路過金華，日暮違店，投宿於山莊，而翌曉

發行而去。誤入深山，彷徨欲出，擡頭則見山上有蓼花，心中大喜，近前掘之，大根如童子之形者。一負，去其細小者，即向京而還。到於其富戶後，備述自初之事。主人大喜曰：“君之陰德，天地感應，獲此重財，可賀可賀！”即放其蓼，則價值數萬。即爲占家備老，極其富饒，儼如超世之富翁。然回想初時‘家貧故，家屬不能接濟，而致於失散，今吾如是爲富，則使貧賤之妻，不能同享，是吾之過。’遂往訪別監之家，則別監之老母，大喜曰：“吾固知子必訪來。”因言其前之經事，後治送其妻，結爲至親，而有子生女。金享壽八耄，而永爲豪富，此其非忍忿積蔭之德乎？（奇聞）

29. 純廟之世，有橫城居李宣略者，旅遊於京，如干財產，盡罄於事上，更無學仕之路。過公門而趑趄，望鄉關而伶俜，歸也難歸，進退惟谷。忽見鐘樓街上一高額榜曰‘千兩’，李乃排闥直入，有兩小艾，容色如花，即拱手迎曰：“行次，以何來乎？”李謬曰：“我是全州李宣略也。旅食多年，心甚無聊，適過此間，見榜而入。此何等樓臺，何許主人也？”少艾曰：“經一宿費千金者，當識此樓主。”李曰：“千金何難？第觀樓主。”少艾引上樓上，外珠簾，內繡箔粉壁，金屏活畫玲瓏，中坐一美人，恍然是藐姑射山仙子後身。見客登上，起身迎坐，穩叙寒暄，酒行數巡，桂糖甘露也。李憑問曰：“主人爲誰？而誰爲而此樓？”美人曰：“我本平壤第一梨園，松京大賈白惟星，出捐萬金，粧此樓臺，謀我當釭。今已十日，而姑未見豪華用錢者來訪，今尊客初入我室，誠男子也。”曰：“吾以完營富人，用錢出身，用錢宣薦。留京三數年，日耗千緡，亦九牛一毛也。”美人聞之大悅，盛供進夕案。當夜懸燈，滿甌浮酥，醉而詩，酣而歌，擊缶相和。夜既，退二少艾於亞室，復進情盃，排繡枕，鋪文衾，相讓解衣數次，女先就寢。李乃脫却大小氅衣，檢身唾手，拔所佩寶劍，非合歡意也，乃衝殺氣也。即跨腹上，鉞比項而將刳之。美人大驚，不敢撓動，只

低聲曰：“此何故也？惟活我活我！”曰：“汝可殺。朝鮮豈有千兩
膀乎？昔者孝肅年間，嘗設青樓，陰伺往來人才氣者，以有北伐
之計也。此亦風流駘蕩，多誤權貴子弟，故遂乃廢閣。今汝任聽
白賈，費萬金而此膀，欲釣長安累鉅萬財，所謂大盜賊者也。汝
將不立所費，而爲捕廳落花矣。吾今夜殺汝，以救京洛，明日告
變，得一廩仕，汝順受吾刃。”美人曰：“願積善積善。惟命是從。”
李乃厲聲曰：“汝當從我，無違否？”曰：“矢死矢死。”…曰：“然
則今破漏前，汝須揀出其輕者，量我力緊束一卜，又量汝力緊束
一包，潛負戴逃，出興仁門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唯命。”李乃下坐。美
人遂發篋，擇其物輕而價重者，如其言，束出大小兩封角，打量
凡四五千財。酒行數巡，爛漫大嚼，待其鍾鳴鑰開，男負女戴，
潛走行數十里，天且明，美人曰：“將向何所？”曰：“金剛山洞口
耳。其萬二千峯，爲東國第一名山。豪權富貴之客，四時不斷，
榆岾長安正陽三大刹，皆因朝家設願，牧伯施主，梵宇穹崇，僧
師多夾鉅萬。吾與汝直走那邊，發貨買一鉅店，以爲列屏當壚，
則不出七八年，京洛可食者盡食，僧徒富厚者可括。較彼十日鍾
樓，豈不倍蓰其利乎。”美人揚眉一笑曰：“此吾所願從。”相携幾
日，到達金剛洞口。李乃發其輕寶，千金買屋，門楣屏壁，極其

華麗，多釀各種美酒，作司馬相如卓文君故事。蓋嘶騎鳴鶴，陸續不絕，慧日曇雲，流駐不散。李於鑪案數步，作欄鋪氈，剪紙爲券，閒錄沽酒價。約曰：“京鄉豪貴客，於酒於花，隨其出而量爲之，寺觀富饒僧，當揚其畧而惜其花。客則一巡已，頻數者僧耳，括物之法，客中有妙理，濶中有妙理。吾於汝任，見其才幹也。”其本住橫城，雖與美人同居情熟，牢諱之，常稱之以全州李宣略。如是既久，所料如計。每勘文至數三千貫，輒載歸橫城曰：“歸全州有幹事。”閱三四朔而復來，蓋一年之間，留此三分二日月，留彼三分一日月。初則歸鄉，前所賣屋，依舊直而退之，前所賣土，依本價而還之，前所賣什物，亦這這覓之。次則買置良田美庄，多至五六次，末也召工伐材，增其宅廬，內外之室，極其壯麗。三重其門，洞豁當街，盤踞在金剛南，距數百里，通蔚珍平海大路也。美人常在鑪頭，致財七八年，不知其幾萬千，而全輸宣略所爲。榆岾長安正陽諸僧，往來沽酒，傾一盃，文一匊，吸其氣而蕩其財，皆懷忿鬱之心。其中尤甚者，師名印正者，財甲於寺內，而沒入於此女，間見一二番真樂，而心未快足，常懷怨望。美人亦疑李宣略之末抄如何，又懷怨望。印正乃誘美人曰：“所謂全州李宣略，是盜者也。與君來此，凡幾年，盡蕩寺內

財，沒數持去，又忘君久不來，世間豈有如許盜者乎？吾則既失之財，不可更推，第下山退俗，與美人齊飛，更無恨矣。”此時，李以家役之故，幾一周而往見。美人含怒不悅曰：“誘我來此，致財鉅萬，而竟乃都奪，情念漸疎，倘從此而棄我耶？何其沒錯落如是也？”曰：“吾何棄汝？但率汝無術耳。”曰：“此何言？此何言？錢則每容易輸去，率我則無術？”曰：“輸錢之時，汝爲質，無他憂。今三刹皆以汝殘，率汝，彼必奪汝操執。”美人怒且泣曰：“然則棄我耶？”曰：“何敢棄也？今有一策，汝其明聽。吾觀印正行止，決非入定，必爲還俗，汝姑從印正并飛。吾知其心亦在關東八景之間，隨其行，而至橫城某所，則其大路衝吾家也。度其行，某日發此，則某日當過吾門，伊時等待，執印正盜汝去之罪，然後納汝，更無後患矣。吾筭止此，汝亦量之。”於是，萬二千峯一一舉手長別，浩然而歸。整理家產，洞開門闌，延攬英豪，以爲東道主人。一日暮，果有馬轎卜馱，滾滾來止。乃印師與美人，退歸之行也。隸屬引接曰：“此近無店，行次當入此門。”遂卸卜於除，引轎於內，迎客于堂。李乃認其中計，而佯若不知，叙問：“客從某至某？”曰：“自淮陽般移于平海。”及至舉燭，熟視之曰：“爾非印正僧乎？吾固知汝之還俗也。其洞外，吾之所

棲，方欲率來，而無暇矣。其間果善在无恙否？”印不覺驚惶，靦貌汗背，遁辭將窮。忽有曾所往來婢僕，出來告曰：“轎中人，是吾主金剛娘娘。”李乃勃然作色曰：“此何言也？爾以僧徒，作此無嚴之罪耶？”遂叱喝縛出，跪之庭下，數其罪而嚴繩。因令徒隸曰：“拘幽密室，以待明朝辨正。”又目之緩其執，夜間，印也大恟逃走。所謂路兒何處不相逢者也。李因爲鉅富，不復仕宦，教子課農，遽作完福神仙。（此山筆談）

30. 順興舊有萬石君黃姓富翁。其比隣士人，有壻在豐基，崔其姓而華閥能文，將赴庭試，而貧無以爲資，往赴婦翁所，要圖債於黃富人。崔之婦翁曰：“黃富翁慳吝，天下無雙。每當親忌，只以三升米三尾蘇魚行祀，豈有一文錢出手及人之理乎？”崔認其言爲妬富過實，自擬不計生面而躬懇。崔翌朝，不告婦翁，而直抵黃家。及到其門，則青衣蒼頭兩人，欣然迎入，坐於舍廊曰：“吾上典生員主，朝者出獵，留囑門僕，如有客到，先爲延入接待云云。”

31. 而旋進盛饌一卓，崔喫訖。主翁臂蒼牽黃，偕五六豪奴歸來，豐軀寬衣，令人可敬。入門揖客以禮，謂門僕曰：“客臨已移時，而備進療飢饌否？”僕曰：“唯唯。”問客何居，對以姓名。主翁曰：“隣友之婿，見之何晚？”又進朝饌，水陸滿盤。客對案，告主翁曰：“世人之向富家疵毀之說，決不可信，今而後始知也。”主翁曰：“何謂也？”崔具道委來其妻家之由，并舉其翁婿酬酢之言，曰：“今見尊丈待我初面厚誼與盛饌，則吾婦翁孟浪疵毀之心事，萬萬不遑矣。”主翁曰：“尊岳是我比隣故友，最詳我本末。其言親忌三升米·三尾魚之說，的然無一毫過實。老夫請詳告我初貧

後亨之狀也。老夫早喪父母，至窮無依，娶婦於安東地，婦之爲人，可以治生，遂乃約誓發貧之計。此家前大路，路傍有陳荒野磧，乃以鐵鍬，墾陳土，鑿亂穴，置十許盆於路傍酒壚前，受貯行人溲溺，灌之於所鑿穴中。妻則落秬種，吾則覆以土，遍種於一日耕餘，秬乃茁茂，秋得數十石。夫婦胼胝手足，勤勞治生，凡所拮据，無不如意。家中成約，惜一粒如千金故，親忌所入，果不過如尊岳之所云。而要待家資滿萬石然后，方擬用財，而秋捧九千石，已近十年。加作一千，勢所甚易，而或被水旱之所損，或遭意外之回祿，無以充所期之數。昨日老夫妻相語曰：‘造物之意，不欲蓋藏之充萬，而內外年紀，俱垂七耄，及今不用乎快施，而一朝奄忽，則將未免王將軍庫子之鬼，豈不可悲哉！待客施與，自明日爲始，以示豪富樣於未死之前爲得。’云。置守門二奴，使之引客，常具盛饌，要待不時之客矣。約束初定之日，尊乃先於人而至，真是有橫財數之人也。推此觀之，今科似必摘。老夫之於必貴之人，豈惜相濟？”即招首奴，以語曰：“此位書房主，即隣舍某生員主女婿也。將作科行而無其資，汝須覓出庫中錢五十兩，且以一匹馬，資送此位行次。而路費雖無慮，家孥之飢餓關念，則場中作文必不盡意。汝書出吾牌子于近豐基庄奴，使之

載送三十包租，以供本宅糧可也。”崔盛謝其萬萬過望。則主翁曰：

32. “多積不散，亦將何爲耶？然而天生財產，固是適來適去之物，幾何而不易主耶？此家宅後當爲蓬蒿之場，尊之顯達後，如有過此，幸瀝一盃酒，以酌老夫之魂也。”崔曰：“如此大財產，雖歷世豈有卒壞之理乎？”主翁曰：“速成速敗，理固然矣。”遂相與作別。崔果大闡。崔之妻家，移居他方故，崔絕不往來於順興。荏苒十三年，崔之進塗大闢，遽爲本道觀察使。巡路先使順興官，支待於黃村。及檐帷臨其處，黃氏大庄院，已鞠爲茂草，茫無人跡。崔巡相驚愕嗟傷，窮覓黃家餘種，則有一奴老物，爲本村後佛堂居士云。遣吏招來，問其上典敗亡太暴之由，則對曰：“老上典下世之後，少上典兄弟兩人，雖無父兄幹局，不甚迂濶，而天必速亡之。今年某處農幕，火燒許多穀，明年某處農庄，水破許多沓，危形敗兆，層生疊出，而少上典兄弟，生於大富後，初不看審田沓之爲某坪，爲某字號，某卜數矣。一日，無從之火，燒盡田沓文書十餘櫝，無片紙餘存者，雖其良田美沓，遍滿東西，而何所憑藉而指爲自己之物乎？又從以喪變次第而出，伯上典仍

爲作故，季上典流丐出去。風聞方在密陽浦所，爲鹽漢，負鹽糊口云矣。”崔巡相駐駕下坐，撰誄文，備述舊眷之難忘，先見之果驗，設祭於廢墟，嘆咤而去。先文於密陽，使之黃鹽夫待令於巡到時。引入見之，則身瘦面黑，所見慘矜。爲道舊，問其敗亡之由，則所對一如居士奴子之言。崔巡相憐而語之曰：“如此敗亡之餘，如得財產基址，則猶可以復爲資生之道乎？”對曰：“足可爲之矣。”崔約以還營後來訪，黃鹽夫果如期而至。特捐五百金以付之，黃藉手治生，復成中富云。（東稗洛誦）

33. 趙三難者，湖右名族。其家世貧，幼失怙恃，不得早娶。而其兄某，文雅踈迂，不自謀生，飢厭糟糠，若食家之飽飫烹宰。其弟三難，年將三十，其兄請伙於知舊，具婚采，求相敵處而擇配，亦窮與窮合。于歸之日，瓶空乏儲，廚冷無烟。婦乃告曰：“家產若此，何以爲生？”曰：“吾有一策，子其肯從否？”曰：“死且不避，生安敢辭？”曰：“貧不堪苦，彼采何爲？願賣此物，得三數十緡錢，與子逃去遠處，買屋於大路傍而頓之。爲先當壚沽酒，取其贏而滋息，貨若稍鉅，當增設屋子，精其閨房，表其壚帘，廣開蓬壘，連亘槽櫪，南商北賈，摠管迎送。吾則爲店夫，君則爲壚艷，唾手期十年，而得財鉅萬，以復舊閥，何如？”婦曰：“此誠難矣。”曰：“不難，焉圖其易？”曰：“然則從之。”遂放賣其采，夫負妻戴，中夜逃走。其兄自思家貧之故，季也不堪，而作此家門之累，無意看書，無面對人。居五六年，契活愈窮，菜氣濃面，煤色遍身，華冠縱履，儼然一乞客狀。乃囑妻孥，隨分飲啄。欲訪弟之蹤跡，周流八方，飽閱艱險，至全州萬馬關。關內一大店，有一美當壚，乃植杖瞪目而視之，卽其弟嫂也。意或肖人，審察舉止，斷斷非他。遂喟然一嘆，捲帘入坐曰：“嫂何此爲？”曰：“叔欲分疏而來耶？”曰：“吾役路喉渴，願傾一盃澆胸。”

飲已，仍問曰：“季君何在？”曰：“方有興販事，適出數里場市。”曰：“吾之此行，季君故也。今欲待他歸來，相見一宿而歸。”曰：“然則入處蓬窓也。”居頃之，其弟着短裘衣，駢行人卜馱數十餘騎，滾滾入來，稅駕而措置，繫馬而蓐秣，冒塵坌沓，如醉如狂。其兄在房而視，待其事定，呼其弟曰：“某乎，爾何此狀？”其弟軒眉一盱，乃其兄也。卽以腰拜於庭前，曰：“兄長，何以來此？”更不問家內如何，程曆如何，及久離情懷，抱盤皿供客，往來無暇從容。且曰：“兄長亦等食他行人乎？”曰：“是何言也？惟爾供億也。”“蓋塗筭該十文，而於兄五文供。”其兄知其冷對甚，而含忍而經宿。其弟夜亦他房宿而不來見。其翌，行人盡發，而其兄不忍舍去，欲行不行。其弟曰：“兄長，何其不去而遲留也？速出烟價而起去可也。”曰：“吾久不見汝，心懷鬱陶，今乃相面，故此遲遲。汝有何竊，嫉我欲去？又受供億之文耶？”曰：“吾有兄弟親，豈至此境乎？”曰：“然則價幾許？”曰：“吾知兄長囊中不贍，故暮朝供半案，二次凡十文。”曰：“爾但知不贍，不知空空。”曰：“然則許多富家，豈無一宵過處，而宿此旅店耶？若無分錢，以袖中物，代典也。”曰：“此誠難矣。”曰：“不難。焉圖其易？”其兄乃出破扇弊巾而酬之。其嫂曰：“昨日，有一盃酒價，

此亦責俸也。”其兄復出囊中舊梳子而投之，揮涕而歸。自是心懷不怡，竊自傷嘆曰：

34. “泉貪交廣，并辱秣陵者，此之謂也。豈意吾家閥閱，而出此如許悖弟哉！”

35. 相戒兒曹，勤業致家，以雪此羞也。居四五年間，祈寒咨怨，暑雨咨怨，得過且過矣。一日有客，乘駿馬·衣輕裘，來詣門前。其兄初不知何處貴客，及登筵拜稽，僕僕逡巡，乃其弟也。其兄怒叱曰：“汝亦有爲人之日乎？”曰：“謝罪謝罪。吾出家時，不勝貧苦，約束室人，爲幾年之計。南走數百里關市，卜居于大路衝，壟斷之事·鬻僮之業，無不躬執，列廛交貿，販貨興利。當此之時，豈知同氣之情？所以前日兄長過時，待之如仇恨者，以其非人道而息貨故，斷其情而爲此耳。豈有他哉？今我拮据，已至累萬財矣。擇地於某郡某聚，買田土凡二千石落種，而一千石爲兄家庄，一千石爲弟家庄。隔麓東西，各構瓦屋五十間，寢廊廳室堂廚庫藏莫不均齊，鼎器筵几衣服書冊，亦相比等，而大宅加祠宇三間。方使奴婢臧獲，守保而存。今以文書二櫃，暮朝所供精

鑿，及饌物魚鱸持來。願兄長第觀文櫃，而恕此不弟弟草創之業。平明都棄此弊廬及弊件物，只率眷口，偕我之彼，以作富家翁，幸幸甚甚。”其兄乃聞此言，移嗔轉笑，湛翁如舊，張燈促席，討論素懷。曰：“家貧得貨，雖云佳尚，而許好門閥，難免疵累，此將奈何？”一邊勞慰，一邊傷慟。其翌，乃貰轎借馬，祛其舊污，載其完潔，及世傳文簿，弟前兄後，全家撤去。其保守婢僕，計日等侯，盛辦供而迎之。其兄周覽二處布置，極贊事業之雄鉅。遂因其設而定居，更不作世間憂戚，而爲烟火神仙。其弟乃告其兄，速賓設宴，酣飲數日。宴罷喟然曰：“吾若如此而止，則只做一牟利丈夫。從今爲始，不顧家產，講誦四書三經，爲明經及第，以爲滌疵去累，何如？”賓客諸友皆曰：“既富而又欲貴，子之計誠難矣。”曰：“不難。焉圖其易？”遂擇善幹能機者，爲大小家舍音，句管春秋出納賓友迎送之政。裹經書，上蕭寺，淨一上房，晝夜矻矻，五年之間，已通七書，音讀旨義無所碍滯。遇式觀光，遽參三十三人榜眼，名題紅紙，恩溢黃封，戴花榮門，祥光動盪。遂直出六筮仕，履歷臺司諫院，而至弘文館校理。世人皆稱趙三難。蓋以士夫心操，率婦子當壚，第一難事，久離之兄，適過一宿，而典俸烟價，第二難事，既富而不顧產業，讀書而致功名，第三難事。是乃英廟朝人，子孫至今豪富，科宦不絕。（此山筆談）